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廿九

唯自勉齋長物志

刊行吳中文獻小叢書旨趣

地方文獻，全文化之所由積也。文化爲物，羣倫攸共，故凡尊惜文化，應自地方文獻始。吾吳夙稱東南文藪，文獻著錄，與祀俱進，或既鉛槧，或祕篋衍。經茲兵燹，散佚難稽，歷劫幸存，彌足珍貴。本館整拾叢殘，職責莫貸，爰擬就有關地方文獻之亟待表章者，如先儒專著，寓賢環紀，或其遺稿未經刊布，或雖刊刻而流傳已尠，特輯爲吳中文獻小叢書，次第梓行。孔氏有言：「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！」謹以竢諸來者之徵。體制苟簡，尙鑒徵志。

唐蕉庵先生傳略

唐翰題號蕉庵。嘉興諸生。同治五年由訓導保補吳縣知縣。旋改通州知州。嘗與同里張廷濟討論藝事及金石書畫等事。故先生之學。亦以考證爲深。間作花卉。古秀雅逸。生平收藏纂富。鑒別亦精。寓蘇時居城內之通和坊。手自寫定。唯自勉齋長物志三卷。附錄一卷。稿藏於家。（節吳縣志清代畫史墨林今話）

唯自勉齋長物志卷上

鶴安唐翰題著

金石文字類第一

吉金款識拓本集冊。是冊始集于道光庚寅。辛卯端午攜至東洲外大父孟廬老人。題七言截句以勗之。咸豐壬子裝于南清河。近年益以裒集。隨得隨裝。得百葉。凡爲器八百數十。迄今同治庚午。蓋已四十年矣。一官匏繫。老大無成。冠于冊首。聊以誌俛仰之陳迹云爾。方口聽再四欲之。乃以八十番餅售去。漢五鳳石刻并記。舊拓鋒穎未剋。記文明晰如初刻。

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額陰。舊拓乾墨。鋒穎未頽。陰尤明晰如乍刻。非五六百年不能有是精采。寶之寶之。碑近來見于箸錄者。以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據之塔影園本爲最古。然如以帛作書以非石作。尙不漢及是本之明晰。碑陰所記亦多譌字。則是本當爲明以前拓本。定爲宋楊洵非溢美。執金吾丞武榮碑。舊拓乾墨。多半字二。

漢韓明府造禮器碑并陰。失兩側。舊拓配。

鄭固碑。小字比近拓多兩字。

以上五種皆母氏留遺。當裝完全爲一冊。以永存栢樵之痛。

漢魯峻碑并額陰。明拓本。淡墨多可辨字七十二全字七陰近拓整張。

漢封龍山碑 初出時精拓。李小湖廷尉贈。

漢西狹頌 舊拓本。自薌亭借觀。遂留贈之。

漢史晨碑 舊拓本。

漢魯王墓石人題字 阮文達移立後。拓本一四字一六字。

漢南武陽功曹石闕畫像題字 是闕在沂州蘭山。拓者甚罕。劉方伯精拓。以傳于世。視趙氏所錄。多可辨字。予得于方伯長公。釋其文。別著于冊。

漢石闕碑額四種 卜君之頌。陽篆書。中牟魯君。分書。司農公。篆書。廣平侯闕。雙鉤篆書。四種皆宋繙宋拓。紙墨極古。與余所見臨川李氏所藏王純張表碑絕類。疑卽宋彭大雅刻于渝州之博古堂帖四十種之物也。按彭大雅字子文。鄱陽進士。四川通志。嘉熙初登進士。淳祐三年守崇慶。帖題渝州。蓋刻于蜀守時也。見嘉善陳蘭川南邨帖考。翁氏金石記中。以爲僞刻。當未深考耳。近山東霍氏所輯隸篇。據漢陽葉氏藏本摹入二種。中牟魯公下。尙有魏公闕三字。司農公下。尙有碑字。而卜君廣平二種未之及。意葉氏所無也。又陽湖陸大令繼輅崇百藥齋詩集中有七律一首。序云。漢碑額五。一曰漢車騎尉陳。一曰卜君之頌。一曰中牟魯君。一曰廣平侯闕。譌作尉。一曰司農公。以索值過當。不能償也。悵然有作竝簡汪四正鑒。陸大令號祈孫。庚申舉人。官合肥教官。保舉江西知縣。余得于吳市。前有闕葉。當卽陸大令所見之本。

而佚其第一種也。有王司寇錢明經兩家藏印。以上三種合裝一冊。

漢武氏祠堂四闕畫像題字 吳仲英太守贈。云黃小松司馬手拓本。余以黃龍田中丞著書研報之錄。以志縞紵之雅。

吳天璽紀功三段碑 舊拓本。石毀于嘉慶乙丑。近搨已不易得。況此三百年前拓本耶。

吳禪國山碑全拓本 鄭淇瞻明府官宜興時拓贈。辛未夏。甘語薌明府親至碑下精拓百本。予分其三分。碑下別有記。出三字。當更剔之。

北齊臨淮王造像碑 舊拓。上截未裂。白薌亭司馬贈。清儀閣舊物。余以壽山福海玉子報之。亦各寶其寶意也。

隋龍藏寺碑 舊拓本。以紙墨審之。定爲元季搨本。裝用影木甚精。碑爲黃仙裳雲舊藏。手書跋語甚古雅有致。以校近本。多完字七十有三。鋒穎具在。未經洗剔之厄。與余前所見唐拓孟法師碑。如出一手。乃知唐四大家實出於此。蓋自六朝來變古拙而趨平正。是碑實一大關鍵也。然不見此古拓。亦烏從而知之耶。此古刻之所以必求古拓也。無碑額以近拓補之。辛未春正月十八日。與韻初易晉唐小楷。

晉唐小楷至寶冊 辛未正月廿五日重定。

燕樂毅論 停雲摹本。附裝南宋內府搨。凡四十三行。首行別本誤裝。因有圖記存之。右梁摹本。宋修內

司鐫拓光堯手鈎刻入石。右軍眞書。天下第一。足與蘭亭定武本抗行。停雲祖之。泐文纖悉畢肖。可謂精審而終乏神采。抑亦風會使然。非人力可強。舊爲惲繼明據查浦藏。海鹽陳珠泉玉垣明府得之。後歸新篁張解元。庚申後散佚。余得其三種。樂毅像贊。停雲所祖。曹娥瘦本。則陳氏秀餐所祖也。亦查浦舊藏。張解元皆有跋。硤石蔣氏。借泐于石。更不逮停雲遠甚。張氏所得陳大令舊藏晉唐小楷甚富。近見沈中翰樹鏞處四種。宣示內舍。歐書心經。陀羅尼經。以宣示爲最。紙墨皆古。當出一本。解元分而裝之。各係數語于後。此外陰符二種。先爲閩王忠節公子購去。諦審紙墨。竊意樂毅曹娥爲單行本。餘則宋人小楷彙刻之本也。像贊與宣示四種。紙墨尤一色。或越州石氏本未可知也。是冊爲吾齋翠墨之冠。而樂毅又爲是冊冠。題曰至寶。庶幾無愧矣。後附覃溪翁學士題語墨迹。以書付官奴。以後人妄加益證。此本之爲祖本無疑矣。學士于海字不完本。推章藻墨池眞本。此樂毅之祖本。決然無疑。余考前人品題。定以爲宋高宗手鈎入石。修內史鐫拓本。翁學士復初文集二十七跋南宋本樂毅二種。謂本元祐閣本。至越州學舍重摹入石。此後惟文氏停雲館所摹。前一本是其嫡裔。又云。元祐閣閣之樂毅全本筆意。開合縱橫。口口見梁唐所摹。口口書付官。登諸口州學舍。重撫口口全本。形神畢肖。則停雲之全本。實能傳之。此樂毅全文存于余者定川。此爲停雲所刻全本爲可寶。而其原出於宋越州學舍帖。卽此南宋拓之全文也。學士于文氏所摹。推許若此。惜未得見文氏所祖之本耳。特學士於此未舉捐齋手鈎入石。修內司鐫拓

之本。殆未及見耶。書以俟再考。又學士謂出元祐祕閣帖及越州學舍所摹。未言所本。當更考之。元祐閣帖。余見唐人帖兩本于清江梁方伯處。爲林佶吉人藏本。有長手跋。汪退谷亦有跋語。墨濃若漆。紙極細。刻法亦原重。然萬不及此樂毅之渾厚淵穆。蓋摹帖卷葉既繁。鉤刻不能準率如一。不若學行之專精一意。此刻予所定爲修內司單行本。癸酉三月廿一日。鮑少筠澹尹過訪。得中翰惡耗。並知中翰口口勸子不祿。以所藏銘心絕品三鉅箱口口于烈燄中。前臬口李梅生聞耗往唁。九頓於太夫人前。百端解勸。太夫人竟不許。嗚呼傷哉。此文人風雅之厄。烈于秦災。旣爲中翰哭。不能不爲古蹟哭矣。余臨行以隋碑柳迹易四種精品。與中翰訂金石交。孰知其竟從此永訣耶。傷哉。光老手鉤付修內史鑄拓。殆以元祐祕閣帖未得其真口手自審摹耶。

東方畫象讚 查查浦舊藏。有印記。宋刻。宋搨。羅紋紙濃墨精拓。佚十字以古牋補之。亦查氏物。國初明季間極有名。

曹娥碑瘦本 查查浦舊藏。有印記。曹娥有二。一肥一瘦。此爲瘦本。停雲摹者爲肥本。玉烟秀餐所祖也。紙墨不同各本。定爲單行本。

宣示帖右軍臨本 宋刻羅文紙本精拓。停雲祖之。不爽絲黍。所不及者。神采欠生動。兼乏腴潤耳。
丙舍帖右軍臨本 宋刻羅文紙本精拓。此字橫畫不作批筆。別有宋刻此字作批者。王吏部詆停雲爲

失摹疏矣。余別記丙舍帖。宋刻有兩本。審出筆畫不同者。尙有十二字。不僅此字一橫批與不批之異也。錄入文存中。

黃庭經 六十行本至精本。宋刻宋拓綿紙烏金拓。與停雲所祖。實出一石。而此則拓更在前。筆畫作有芒。後有梁學士跋。并合張君慶傳書同裝。紙墨與各本不同。定爲單行本。

歐書心經。歐書陀羅尼經 二種紙墨。與宣示丙舍同出一本。同爲停雲所祖本。不特皆有解元跋。皆出珠泉大令舊藏。且裝池同出一時一手。沈韻初中翰以余所藏舊拓龍藏寺及復東林寺殘碑二種。爲石墨希世書來。商易。余以爲在彼猶在此。遂易以合之。古懽同耆。散而復聚。當非無故。時辛未正月十八日也。于是余所藏宋刻宋拓希世之蹟。凡八種矣。

大令洛神十三行玉板本 宋刻明拓。古淡擅勝。此西湖初出水本。尙是明季舊拓。晉字中畫泐處尙未斷。吳松陵繆氏藏。毛意香兩跋。

小字麻姑仙壇記裂本 宋刻明拓。蒼莽獨絕。當是北宋初刻。此拓本用墨極古。亦繆氏藏本。增萬曆間姜氏玉蘭堂摹本同裝。宋刻極類元次山碑。氣象闊大。

李北海戒壇銘 單刻石本。未能脫俗。是本爲外曾大父安肅公授我。外大父臨習者。視陳氏秀餐軒摹本。已有今古之殊。近見別本。未有勝此者。然決非唐刻也。錄以待訪。有安肅公跋。

穎井本蘭亭黃庭合裝。是本明中華始出于井。置之學官。旋即棄於齋房中。未嘗龜于壁間。爾時好事者椎脫百本。皆紙墨草草。且流傳甚罕。故絕少觀止。後以四方來求者日多。好古之士。摹一本龜于學舍。以應之世。所稱學宮本也。摹刻悉出能手。幾可亂真。耳食家無不以此爲穎井本。而真本竟無過問矣。迨隆萬間。張君登雲得真本于齋房中。書其始末于別石刻而龜之。于是穎井真本復顯于天壤。予求之三十年。所見百十本。有張跋者二三而已。此穎井原石真本。爲萬曆間陶元暉中丞之弟皓生耀先舊藏。有手書簽圖記可據。自來論穎本亦紛紛如聚訟。唯王吏部爲最確當。予參攷衆說。定爲米海岳手摹入石之本。以序後二印。其四字者。爲口口知政。蘇口簡家印。其永仲二字印。乃米老之友蔣君。竝見英光集中也。意原本褚摹真蹟。蔣永仲所藏。米氏爲之入石。歟。又中有空字。或當時鈎摹未善。留待重摹。未及補刻。卽遭兵亂。沒于地中使然歟。不才肫揣。亦事理之。或有者書以諗好古深思之士。必有取于狂瞽之一得也。

州論古來刻石源流記于至寶冊後。唐人碑板。單刀直下。故神理獨具渾淪。宋時猶存古法。此樂毅余定爲光堯手刻修內司本。神氣完足。望之如徑寸字。古刻中僅見之作。次則畫贊宣示皆停雲祖本。黃庭與停雲所祖。同出一石。而拓更在前。丙舍及歐書二經。刻亦巋絕。然古拙有餘。而淵厚中時露豐腴。則樂毅宣示所獨也。曹娥洛神以瘦勁勝。風氣爲之一變矣。

東陽初出本蘭亭 是未歸何氏時拓。定武嫡派也。

天師庵肥本蘭亭 明拓。腴潤不可多得。

類上中楊本蘭亭 原石本。附舊拓本。不知誰何本。蘭亭瘦本之舊者。右四種合裝冊。東陽快字未諱成快。惟初拓可見。後來有一白堂字者。彎泐中淺。已成快字矣。天師庵本明拓尚肥。國初康熙間已細瘦。近百年來字畫如針矣。類上亦原石本。皆不易得之翠墨也。附裝之瘦本不可攷。然刻字古勁。自是宋人所爲。存以待攷。或婆女本未刻時拓也。何伯源世兄云是上黨本。

唐九成宮醴泉銘 原石南宋楊本。并額。是碑自來極有名。宋時已一再磨洗。惟北宋本乃未經重洗者。間存一二。率非全璧。石花漫漶。字畫肥板。大類分書。近來好事者家購一本。以相誇示。其實重摹本。宋人所爲者居十之五。明人所爲者居十二三。若原石初洗之本。不及十之三。此猶是原石本。精彩遜宋人重摹本。而淵厚靜穆則原石所獨具也。且銘辭中有五六處棋子格可指。宋本重摹無此也。陸研北手書簽并藏。卽得乎博古堂石氏。

唐皇甫誕碑 元拓精本。已斷未洗本。此沈文恪家舊物。幾爲塾中童子做帖所污。余急以番蚨三十枚購之。斷處一疊如絲。元時拓本紙墨與龍藏寺碑鮮于子初志同。蓋以見風氣之不可強。卽蠶蠟之微尙如此。况大者遠者乎。已斷未洗本當爲明季國初間拓本。

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記 宋拓精本。續斷本附。是本官冊紙拓。背書細字。豆各升斗大書數目。一一可指。太倉舊物。有蓬心太守手書簽。及弇州名號印。超字衰字。尙未剗損。定爲南宋時本。洵無溢詞。證以翁氏說。亦一一符合。附續斷未洗本。文林字未改刻。此足據也。明季拓紙墨尙斬新。有宋芸叟潘陋夫兩家題。予以翁氏攷釋。書於四匡。爲臨池課本。并自記所見及者附焉。庚午冬。何伯源世兄借觀。唐于孝頭碑 明拓本。亭林文字記。謂特勤爲書碑之訛。恐未必然。當以碑爲正。特勤兩書。俱不作勤。此碑特勒凡兩見。足據正史文傳琴之譌字。墨色極古。特亦作錢。

唐褚書聖教序記 永徽本。元拓。蠟極精。字畫腴潤。下半已有剔損字。是初次遭磨洗之刼者。若同州本。轉換處竟是刀爲之。非筆爲之也。河南面目。何從而求之耶。故予于唐刻。不收同州聖教及王彥超重摹之廟堂碑。蓋不欲隨人步趨。致蹈耳食之譏也。噫亦迂矣哉。

唐宋詹道安禪師碑并頌 宋拓全文。希有之寶。凡原文一千六百有奇。是碑萬曆間裂失其半。又失其下截。此尙是全文。舊藏顧千里葉紹之兩家。均有題記藏印。易自容齋先是藏有半本。未失下截。整張。庚申燬于兵。

唐盧藏用大通禪師碑并頌 石佚。舊本希有。安謝朱三家藏印。聽松閣舊藏。母氏留遺。有孟老人書唐簽。朱臥庵。安儀周謝淞洲三家藏印。謝有題跋記。

顏魯公八關齋報德記石幢并額重立記。舊爲宿遷徐畫堂藏。有手書孫石雲跋語。張解元得之。定爲宋拓本。裝璜題記珍重備至。流傳有緒足寶也。旣得自識冊後藏之。近以畧張太守松坪同門德容爲記于後。

唐多寶塔感應頌。明拓本。後附臨川李氏孟法師碑。是碑不知幾經磨洗。此尙是未斷時拓本。猶存魯公梁蘊錄之以待再訪。

唐魯公金天王詞題名。國初拓本。行間有王口宏三君題名贈劉世兄。此是磨舊碑刻之。今行間棋子格及原文尙可尋。嗣有重刻本。好事家以此辨之。

唐李北海麓山寺碑。元拓本。

又殘本聯文。是本後半未裂。間有重開之字。收藏家以此爲古拓。更前者罕見。予初得一不全本。後從容齋易得一本。紙墨如一。而闕字互有不同。乃合成一本。僅闕六七字而已。其不全之本。因其闕字駢纂成文。別裝爲聯文麓山寺碑。以供臨池之需。亦賢于無所用心而已。

唐李北海靈巖寺碑頌斷碑。舊拓整張。是碑石久佚。僅見訪碑錄。彥清劉太守贈我。遂裝爲挂幅。以誌交誼同金石云。

唐劉鏞漳州開元寺石幢。元拓。舊爲松門戴明經薌芷孝廉藏本。皆有手跋。鄉先輩遺物流傳有緒。足

珍也。校今本多百八十七字。且錄穎具完。永興一燈。于茲未墜。眎重摹廟堂。奚啻什伯。世人多耳食。特表而錄之。當與孔穎達碑竝傳。無愧永興嫡派矣。審紙質似元大德間拓本。曝書亭集有跋潘稼堂宋拓本。唐李陽冰滑臺新驛記。宋拓希有之寶。是碑原石久佚。此有內府九曲文印。當曾入宣和內府矣。明時藏新安羅氏文瑞。至國朝經袁氏廷禱五研樓。貝氏墉千墨庵兩家收藏。遂爲吳中著名石墨。貝氏曾刻之碑。幾可亂真。迨貝中落。歸于石氏博古堂。庚申之亂。石氏避于角宅。爲土寇所掠。飄零歲雜。不復整治。予于丙寅冬任吳縣事。政暇搜訪及之。意是本爲吳中名蹟。卽刼餘僅存。何不可以永興割裂之例存之。乃懸直計字以求之。適余友鮑竹孫茂才與石有同嗜。爲余介于石氏。越月餘以殘帖至。計之凡十有三葉。得百四十二字。半爲馬通所污。洗而裝之。首尾俱在。將佚其文百六十字。蓋存者尙半也。旣求貝氏本以足之。頻年不可得。越庚午二月。潘君麐生典籍訪得貝氏本。遂屬其雙鉤全文。而別仿郭填法摹搨。以補其闕佚。又據王臣二字裂文。以證全碑人欸式。得其行數字數。仍屬潘君縮摹全碑。式裝于冊後。于是千年古刻。闕而復完。不可謂非佳話也。裝成以眎石梅孫徵君云。族人得是。本陶君雲椒作合貝氏。陶所自出也。時以孤本。聲價極重。雲椒手記于冊末云。貝氏以二百金得之。然二百金可再得是碑。一失難再得矣。緣議價未洽。乃以五十番餅質之。不數年遂有庚申之亂。口後舊有元人吾子行題語。見錢梅溪履園叢話。並記之以示此帖源流。庶後之人知所寶愛歟。

唐柳河東復東林寺火後殘碑。東林寺既廢。復建之碑。口崔黯撰。柳公權書。大中十一年。立時口口年。正八十有二。筆極逾媚。大有珠圓玉潤之致。與公中年以後作絕異。殆所謂烜爛之極。得歸平淡乎。見歐公集大鐸及寶刻類編。周益公平園集有跋柳書赤箭帖云。復東林寺碑近又燬廢。時慶元六年也。此殘石三截。凡二百八十又七字。字畫完好。書撰題名俱存。復建源委。亦略可考見。時燬於火。口口口不見。口敘莫可考。以時代審。是拓蓋自慶元廢後。至是始見於世。故鋒穎如新。發于口口。按顧亭林金石口字補遺云。口在廬山東林寺。則國朝初時。此殘石猶存寺中。是碑有朱臥安顧芸美二印。當卽亭林撰記時所傳者。二百年前舊拓。已足珍矣。訪碑續錄錄是碑。作復東林寺碑。照此所見之本。已漫漶無此完好矣。何伯源世兄云。道光間有自江州來。拓得此碑二百餘字。則此本至今尙存。特不及此拓之鋒穎口完耳。整張希有。韻初欲之甚切。遂與龍藏同易。

唐柳書符璘碑。中明拓。毛意老書。篆。墨色極古。

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。是碑予物色得之。以比臨川李氏所藏邕禪師碑。紙墨如一定。爲未洗以前宋拓本。沈中翰有宋搨本。石花甚多。此係濃墨拓。石花已爲墨所掩。而生氣射人。視淡拓本有過之無不及也。沈氏本製錦製字第二長畫已無。漫漶痕未能遽定。當更對勘以決之。自書考證于冊後。亦以見玩物之微。貴有真知獨見也。何子貞先生有家藏宋搨本。尙是文安師舊物。許出眎。以歸葬匆匆。未得間也。

書以俟異日。

唐孔宣公碑 明拓本。近見拓本。竟是重刻。則此已不可多得矣。是本嘗以康熙間拓本比對。多完字三。以泥金記之。

唐梁氏夫人唐氏志銘 與沈中翰所藏楊大瓢臨王居士塔銘合裝本同一紙墨。是本出土不久。即遭磨洗。曾見一不全本。石花極多。書尙作作有芒。有極肥之筆。此則一律勻整矣。

唐呂國襄公神道碑并額 以苟好善醴泉志證之。定爲明季拓乾墨本。僅拓上截行四十九字。以粹編校之。所拓之上截已多二百四十餘字。其百三十字。足補粹編所未釋。我宗同出晉昌郡。望錄以存數典。毋忘之義。且公三世名位官爵及諡襄之文。皆明晰可指。尤足寶也。

唐武后游石淙詩 吏部王弱林有題記二則。此夏日詩。秋日更難得。

唐杜順和尚行記 未裂本。明季拓。朱臥庵舊藏。有印記。

唐表滋書唐履銘 王文簡語瀟考釋文多譌字。予別有考正釋文。已易郢團碑舊拓矣。

唐懷素自敘帖 附次拓陸氏本。竹紙。容齋贈陸氏水鏡堂初拓本分書。標題左旁有水鏡堂朱文長印。後有曲水跋。云是休承所贈。鄉哲戴松門先生舊藏。幼時見於聽松閣。越三十三年得之秦州。

唐西平王李晟碑 初次洗開本。是本洗磨開鑿。僅存唐刻。原跡二百許字。于漫漶中特進。下守譌爵形。

尚可指聞。上空格忘添以字。此重開易見之明證也。近見乾嘉後拓本。則字字明晰。漫漶悉平。如初刻然。益見自來名跡。凡烜赫于世。而又地當孔道。未有不遭磨洗之厄者。九成宮銘宋世已然。況至今日欲求古人之真。尚可得耶。亦足以悟物理消息之幾矣。

唐永師千字文。陝刻。原石宋搨。不易得之本。千文刻于宋崇甯。時敬貞樹讓等字皆缺一筆。是拓敬貞之末筆已妄添。樹讓皆仍其舊。而律召不作呂。姪方綱摹四字皆具。定爲南宋拓本。紙墨極古。文后山舊藏。唐顏魯公爭坐帖。明拓精本。陝刻。孟老人臨本附後。

宋泉州閣帖十卷。石墨琅環。當與賜本同珍。賜本爲棗木之祖。此則石本之祖也。帖爲太倉王氏舊物。畢氏得之。手自裝治。原文佚十之一。以肅藩舊拓補之。仍手書泥金字。記其行款。審紙墨自渝敝外。原石一無皴剝。可決其搨本尚在。未入土以前。定爲北宋初拓本。非無稽也。審石本斷泐缺角。一一悉自原本撫出。鐫刻痕尙在足據也。是本宋石。元初已不完。明初僅存數石而已。知府常君性。以泉本舊拓重刻。缺泐悉摹入。特泐文刪去數處耳。常刻于洪武四年。至宣德間。取入內府。則不特泉州宋石本如景卿麟鳳。即常刻亦如璆琳琅玕矣。余旣獲是本。復于白癰亭同守處。得見常刻。以之比對。乃知王吏部帖考。不特未見宋刻。即常亦未自治也。書以正之。明人論泉帖。謂字畫枯燥意。所見乃石泉本。晚拓。年久石淺。故也。若是拓雖瘦于肅刻。而腴潤神韻。殆將過之。足繼武棗木官帖。無慚色已。至是帖審鑒之。據汪玉水珊瑚。